今天：一一五年「國鐵」告終

昨晚「天下第一」鄉永田太太她們的晚宴，她原則上答應先在日本尋地方，先建影藝學院，請退休爲師的松梅歌舞名女星若月代擬組織章程，校舍必需部門，暫不招男生，只招女生，仍保留傳統女性扮男角色。

「明天夫人檢查完後，請通知，下午請過我櫻莊，幾位女士同來，她們知道地方。如果不能，改後天。由這裡送到會酒席去。」她又囑咐了雷白卡——「早櫻昨已含苞，春梅這就開了，可能今晚轉了天氣，明天若出太陽，便可以看早櫻了。」她有美國大林肯車在酒樓迎接，這時才九點，正是酒樓散時。日本比香港習慣，早了兩小時散場。

雷白卡獨自回她新居，說這回我們連個時間去看她的新房子。小周等她辦後，同小袁借我先返幸町她們家——「十一點回酒店吧，不用打電話，免得吵醒她。」我不得不應允，同車到來，她們只上午用一女僕。

在抬扶我浸她們後面新添的私家日式浴間風呂屋時，照禮貌，兩人先在膠墊上爲我擦身，施用香沫油，小袁已學到了「巴地馬殺鷄」，小周說：「永田鍾意她，請了個女師父教她的。」小袁只說：「這是一種運動，雖然初起時是十年前的京都，其實傳來的地方是泰國那個洗沐之國。日本人對用大熱湯風呂屋大池泡浴，是每人每天必有的浸浴習俗，聽說泰國講究浴堂，一組組房間，却是專爲男士用的，例須召一浴女伺候。」用熱水花洒我們沖過後，便扶我入能容四五人的深湯池。然後兩人才自己沖洗，來入池同浸。

「你今天到，一直未停……。」小周怕我明天疲勞，我不便拂她們的興緻：「反而對身體有害，這等於懸岩勒馬，壓住自己，無益有害……。我們浸後上床，一同休息了一小時。所幸夜間「塔姑爺」交通無阻，只十五分鐘已返到酒店，小二呼呼熟睡。

「我睡到七點，叫了西餐晚飯，簡單淋浴後，吃了鮮菓汁不要叫醒我。」——這是她留的字。拿起週刊來，在外間翻閱。三月三十一日是「國鐵」——國鐵路最後的全國性一班車，四一起，改爲「JR」——大概是「日（本）鐵（路）」，百十五年的歷史的全國網，包括大東京的「國鐵」通通換成了「商營」——即民營，不必每年蝕本下去了。百十五年前是明治五年，先一年「廢藩置縣」，是我國清朝同治十一年。

三〇八：內幕消息

尿坑華曰：「郁哥眞係諗住另起爐灶？」

阿郁曰：「的確想諗，如果搞，一定搵華哥策劃宣傳。」

尿坑華於是大嚕口水，曰：「其實有乜生意好過搞拳賽，投資兩個幾月，又不必一次過出晒，咁就有錢回籠，掟二十蚊出去，眨下眼返來三十幾粒，五分錢利，去邊處搵。」

阿郁曰：「然，值得諗之至。」

尿坑華曰：「係就要快，袁黑虎已經攞期搞啦。」

阿郁曰：「教打西拳個位？」

尿坑華曰：「然也，老柴都出山，郁哥你不出馬搞，眞係浪費人才。」

阿郁曰：「我一於搵個大老細照住上馬。」

尿坑華睇出阿郁的確心郁，返去架步，見到麥仔，對麥仔曰：「老細，我又收到風。」

麥仔曰：「乜嘢風呀？」

尿坑華曰：「郁哥眞郁要搞賽嘅。」

麥仔曰：「然乎？堅定流？」

尿坑華曰：「唔知嘅，外邊有人傳。」

其時，麥仔已得阿七知會，知道尿坑華與胡雲約會傾談經過，但佯作不知。

尿坑華見麥仔不出聲，曰：「老細，你唔信？」

麥仔曰：「阿華，道聽途說不足信。」

尿坑華曰：「不然，傳傳下就眞，好似袁黑虎咁，佢教西拳，現時要搞泰式賽，又點講？」

麥仔問曰：「咁你有問阿郁耶？」

尿坑華曰：「冇，問佢亦話唔係喇。」

麥仔曰：「阿華，你是否講是非當人情？」

尿坑華眼眨眨，曰：「眞嘿，內幕消息也。」

「連本帶利約三萬元，」朱廸答道，「還有四天就夠期了，我以爲亨利會爲替我還的，但結果他先死了。不過，現在仍然由他去還，雖然人不在，他的錢仍在呢，而且竟然又這麼多，令我想不到，所以，我常常這樣說，冥冥中註定要他的錢，就算他人不在，也逃不了的！」

「你這麼多錢，是爲了什麼？吸毒還是賭錢？」安娜問，「反正都不應該。」

「你想到哪裡去了？我怎會吸毒？」朱廸有點不高興了，「我們是多年的好朋友，你怎會懷疑我吸毒呢？我連丸仔也不吃的。唔，是賭債而已，沒辦法，要應酬人客，在賭桌上輸了，」她勸道，「別再找『大耳窿』，多可怕！」

「是的，他的確是吸血鬼，可怕！」朱廸嘆口氣說，「所以，我急於找一筆錢，還清債，否則恐怕一生就完了。」

「好吧，催促王先生賣掉那鑽戒，同時要保密。」安娜又獻計了，「如果太急於用錢，不妨去看看那層樓，也許可以想到辦法。」

「是呀！我們就去看看！」

三四三：先去看那層樓

七：階下生涯

阿胥打和吳乞買因爲余顧南不顧自己的痛楚，救了小郎主，免了女眞人一場災難，是故對余顧南和方正天都另眼相看，每天把最好的食物送給他們，又用最好的藥替余顧南裹傷。

女眞雖還落後，但其組傳藥方却甚佳，過了幾天，余顧南足踝便已生了新肌，行動已無大碍，於是出茅舍遊玩，女眞人視他如恩人，每個人見到他，都願意替他辦事，反將余顧南弄得甚不好意思。

余顧南見精壯的女眞漢子，都在舞槍弄刀，看來在爲一年一度的比武而準備，余顧南見女眞人打鬥兇狠毒辣之處，猶在契丹人之上，暗暗吃驚，忖道：「幸好他們人少，否則南侵，比遼國還可怕！」

余顧南微微一怔，道：「帶路！」白珠引他到耶律玉帳內，只見她斜倚着，正在吃東西，見到余顧南，忙道：「快坐下。」

余顧南心想：你既然叫我坐，我不必客氣，一屁股在她對面坐下。但見几上放着一隻盆子，上面盛着一團黑忽忽的東西，耶律玉吃的正是那東西。「吃吧，這是我留給你的！相信你還未吃過這種珍品！」

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乾燒熊掌！便是你們漢人孟子所說的熊掌。快吃，包你吃不厭！」

余顧南乾咳一聲，道：「君子不奪人所好，郡主既然喜歡，便吃了它吧！」

耶律玉不悅地道：「你這人怎地這般婆婆媽媽？我請你吃，你不吃，便是不賞臉，你吃了，我反而高興！」

「既然如此，我便不客氣了！」余顧南學她用手抓起熊掌，張口便咬，入口軟、酥、香、甜，其味之佳，筆墨難以形喻，眨眼間便將那熊掌吃得乾乾淨淨。

「味道如何？我可有騙你？」

「多謝小郡主厚賜，這熊掌的味道實在好得難以形容！」（一九八）

一三九：良心好過嗎？

垃圾婆已在祖宗神位面前，燒好香燭，先是收買佬拜過，後是她。再然後，老兩口叫賣山和慧潔拜。

收買佬說道：「祖宗保佑，我們家門當旺啦！」

垃圾婆說：「眞是大吉大利，阿山和慧潔結婚才三天，我們便發財！」

賣山滿肚子不舒服，他想提醒兩位老人家，他只不過和慧潔假結婚。但是看到他們樂陶陶的樣子，想起好幾天來，他們懷着悲憤、失望的心緒辦喜事，便把話語吞下去。

——就讓他們快樂些時吧？

收買到貴重東西，在做此行業的人來說，是夢寐以求的事。賣山當然也不例外。

不曉得怎的，他忽然記起那次與陶瑛去摩囉街古董店，賣掉她爸爸留下的古董時，她和他走在路上說過的話——

陶瑛說：「你們幹收買的，用最少的錢，把人家的寶貝當廢物買回來，良心好過嗎？」

「又不是經常可以收到寶貝！」他說。

「就是偶然一次，也不得了。」

「幹收買這一行，就憑此賺錢。所謂賤買死賣，很難說的，你肯賣，我肯買，那與良心無關吧？」賣山說。

……那些話句，出奇響亮地在他耳朵裡鳴轟，特別是他自己的辯解話。

不錯，做如此行業的人，收買到貴重物品，想到「你肯賣我肯買」那句公平交易話，便覺得與「良心」無關。

很奇怪，陶瑛的一句「你良心好過嗎？」却翻翻覆覆地在他耳邊鳴響，揮之不去。

與姨丈、姨媽、慧潔一起吃菜式豐盛的晚飯時，陶瑛的話又在耳邊響亮。

吃罷晚飯，與姨丈、姨媽、慧潔在聽收音機的大戲「紫釵記」轉播時，陶瑛的「你良心好過嗎？」又在耳邊響亮。

晚上十一點多，與慧潔上閣樓睡覺，剛入新房，陶瑛的話又在鳴響，「你良心好過嗎？」

「這本來是應該的，」她答道，「我們是親戚，我們的事，他自己會管的。」

「我不是說這個，」慧潔說，「我是說，爸爸媽媽的事，他自己會管的，我們管不了的。」

「我們管不了的，他自己會管的，」她說，「我們是親戚，我們的事，他自己會管的。」

「我們是親戚，我們的事